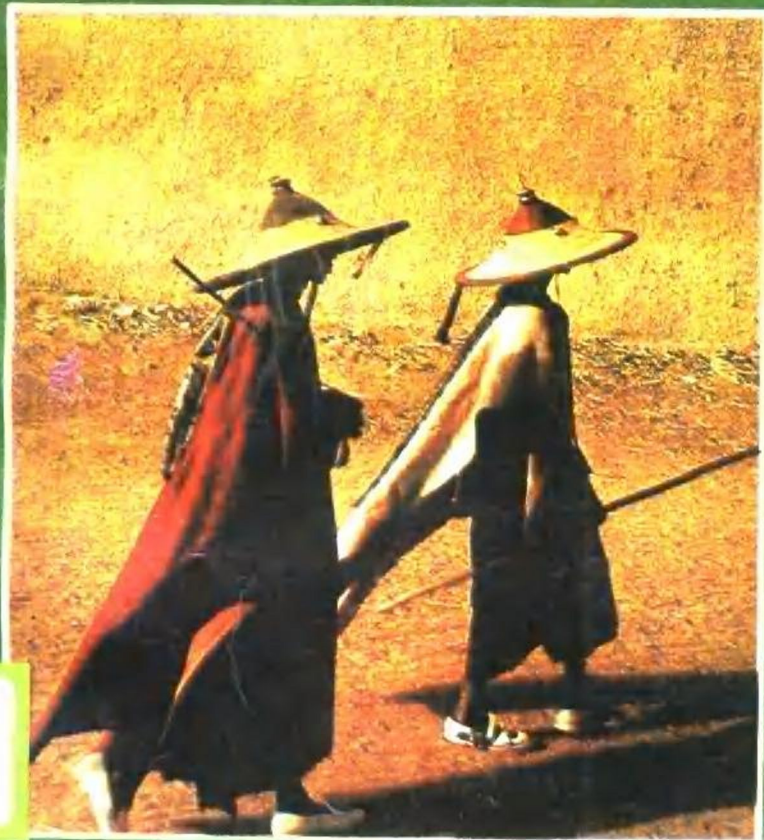


神龍甲

● 文亦奇 ● (台灣)



神 龙 甲

〔台湾〕文亦奇 著

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本 5.75印张 2插页 110千字

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,300

ISBN 7-80549-282-4/I·210

定价：2.90 元



内 容 简 介

一位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及其妻子在战场上相继捐躯后，他们的遗孤王越南留在越南。王越南在异国的土地上逐渐长大，并与越南师长阮朋中将的女儿阮大梅两小无猜、痴情相爱。在王越南应征入伍与恋人挥泪洒别之际，痴情少女以身相许，山野间共享天伦的销魂时分镂骨铭心、令人终身难忘……王越南因战功卓著荣升华侨营上尉营长。阮大梅在越中央党校受训后出任县委书记。抗美援朝胜利后，一双恋人久别重逢。恩爱缠绵之余，王越南发觉阮大梅受当局反华的毒害殊深，两人经争执后痛苦万分地分道扬镳了。

越军师政委黎明反华面目暴露无遗，他将坚决维护越中友谊的阮朋师长摧残致死，卑鄙地企图诱惑阮大梅，丧心病狂地迫害救命恩人王越南，命令阮大梅逮捕并审讯王越南，昔日痴情相爱的一对恋人竟成了审判官与囚徒。阮大梅的胞妹阮小梅冒死劫狱救出王越南后，双双从海上逃向中国。狂涛恶浪中的小舟上，长期暗恋着王越南的痴情少女向心上人献上纯真的爱……

中国对越南自卫反击战爆发后，我军全歼越军精锐之师，击毙师政委黎明。在进攻越公安屯的激战中，我军的向导王越南与越公安屯政委阮大梅狭路相逢……她倒在他的枪口下……

在我军医院里，生命垂危的阮大梅悉知越南当局反华真相后，发出追悔莫及的哀叹。然而一切都晚了：生命和爱情已不再属于她，她在昔日情人的怀里魂消香殒……

爱和恨的尖锐对立，情与仇的水火不相容，对正义和爱情的热情讴歌，对邪恶与阴谋的无情鞭挞构成了本书的主旋律。迷人的异国风光，惊心动魄的战场搏杀，优美细腻的爱情描写，使人读后不忍释手……

塞外一望无际的大平原，黄沙滚滚，万里荒漠。当金乌西坠，阳光照耀在那片土地上，闪闪发光，煞是迷人。任何人都会给眼前的美景所诱惑，停下来欣赏似黄金般的沙漠世界。

这时，传来一阵铃声，叮叮当当的响个不停。有五匹蒙古骏马飞奔而来。马上都骑着穿汉人服装的男子。他们只带了轻便的行装，不住的赶路前进。好象对眼前的自然美色，一无所见，专心的向目的地奔去。

五匹马奔过之处，揭起一阵灰沙，卷入空中。过了一会儿，领头的那个五十多岁男人突然马鞭一举，勒住了马缰，对后面跟随的四个人，用不太流利的北京话说：

“百灵庙就要到了。大家按照计划进行，不得出
~~错！~~”

“~~错！~~博士。”紧跟在他后面的第一个人回答。

那个领头的，被称为“博士”的男人，回头狠狠地瞪他一眼，生气的说：

“我已关照多次了，怎么又忘了？不要叫我博士！”

“是，是，对不起！大掌柜！”那人忙改口称呼。

“好吧！现在大家放轻松些，不要露出马脚来。如果有人问起，只说是来百灵庙买皮货的关内商人。”

“是！大掌柜……”四个人齐声回答。

领头的“博士”马鞭一扬，马儿又开始奔跑前进。果然，走不了多远，就看见地平线上出现一个城镇，稀稀落落的蒙古包，构搭在黄色土地上。而中间有一座用红砖砌成的大庙，建筑雄伟，占地很大。阳光照在庙顶黄金制的宝盖上，反射出耀眼光华。

这就是这五个不速之客的目的地：百灵庙。

这天晚上百灵庙是十分热闹，庙内的喇嘛正举行打醮，在大殿前的大广场上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信徒，虔诚的跪拜叩头和念经，祈求赐福。喇嘛们在广场中央堆了一层楼高的木柴，点然了火，熊熊火焰直冲夜空。有几个喇嘛脸上套了恐怖的鬼面具，绕着火堆嚎叫跳跃，做出种种怪异的动作。其他的喇嘛只是站在一边诵经和敲打乐器，发出吵闹的声音。

这是喇嘛跳鬼，是庙内一年一度举行的祈福消灾盛典。所以有那么多的人们来观看和进香。前述五个汉人装束的男子，早混在人群中，没有被发觉。

今年的跳鬼，似乎比往时更热闹，聚集的人更多。

这是有原因的，是蒙古各旗盟的王爷大公们，都来到了百灵庙，他们借着参加祈福消灾大会，举行民国成立以来的首次秘密会议。商讨有关蒙古前途问题。

在百灵庙外的广场上，如火如荼的进行跳鬼，而庙内精致的密室中，各王爷大公却聚集一起开会。由于厚厚的毛毯把外面吵闹声音隔绝了，所以室内安静得很，不被打扰。

那次集会 是德王爷所召集的，他担任主席，首次发言道：

“现在大清帝国已垮台了，成立了中华民国；虽然他们宣称五族共和，把我们蒙古族也列入了共和之内，但没有了皇帝，实行民主政治，今后是不是会影响我们蒙古王爷大公们的地位和权益呢？这是请各位研究的。如果有严重影响的话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是不是仍旧参加中华民国呢？”

德王这一番话，他虽不表示自己的意见，但是有重大含意和作用的。他是借着蒙古贵族们对中华民国实行民主政治的疑虑，展开挑拨离间的阴谋。

果然，接着有个王爷说话了，他道：

“我们是经大清皇帝册封的，现在皇帝已退位了，大清帝国也结束了，我们的地位和权益必然发生影响。且听说革命党很凶狠，他们连大清皇帝的命都要革掉，何况是我们？所以我认为应该独立，不参加中华民国！我们自成一个国家！公推一位王爷担任皇帝，岂不是很好么？……”

这王爷的话刚说到这里，有人插嘴打断他的发言。
道：

“不对！不对！我们独立成立国家，这是做不到的事，千万不要有这幻想！中华民国宣称五族共和，我们蒙古人的地位和汉人平等。我相信他们是有诚意的，会尊重我们的地位和权益，应该和他们合作，共同建设新国家。”

此话一出，有不少王爷大公附和。于是正反两派意见，在会场中展开激辩，各有拥护的人，双方势均力敌，难分高下，使会议难获一致的决定。

德王眼看争议不休，永难有结论，就阻住大家发言道：

“不要说了！你们大家都有理！这重大的事情，我们也难以决定。我看这样吧！明天早上，我们到庙里去进香，在我们祖先成吉思汗的‘神龙甲’前卜卦，请祖先指示，决定我们应该怎样做？”

这自然又是德王的诡计。他早和庙内喇嘛串通了，卜卦时会照他的要求，出现卦象。如此他可推说是祖先的指示，堵塞了反对者的嘴巴！而蒙古王爷大公们都是很迷信的，在争议不决时，也只有听从德王的建议了。

建立大元皇朝的成吉思汗，是他们永远崇拜的祖先。死后他的盔甲“神龙甲”安置在百灵庙内。每个王爷大公来庙内，一定要进香跪拜成吉思汗的“神龙甲”，以示崇敬。这盔甲在他们心目中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宝贝。

第二天早上，德王率领全体王爷大公，来到安放成吉思汗“神龙甲”的阁楼上。先是恭恭敬敬的行三跪九叩头的大礼，再打开放置盔甲的铁箱，请出宝物来卜卦。

“啊哟！……”当打开铁箱的时候，德王失声惊叫起来。

“什么事呀？……”大家围上去观看。

铁箱内空空的，那副“神龙甲”不见了！

这真使王爷大公们大吃一惊，连忙把大喇嘛请来询问。大喇嘛坚持说，昨天他还开箱看过，盔甲在铁箱中，今天怎么失踪了，他也说不出原因来。

卜卦决定蒙古前途的计议，在“神龙甲”失踪后，暂时搁置起来。大家忙着找祖宗遗留的宝物，把百灵庙内所有地方都找遍了，那“神龙甲”却无影无踪，不知下落。

百灵庙丢了成吉思汗的盔甲，在蒙古人之间是件最严重的事件。王爷大公们向各方面追查，希望找回他们宝物。

这件事情发生在长城之外的内蒙古，但不到一个月时间，却和“江南浪子”欧阳清拉上了关系。

那天欧阳清正在上海租界内，一家设备豪华的俱乐部内，和一个漂亮的女伶一起在赌钱。

这是欧阳清新交的女朋友。这个坤角从北京来，亲自拜访“江南浪子”，欧阳清送花篮、订位捧场，忙了一阵子，和她交上朋友，感情已有相当发展。本来任何

女人遇见英俊潇洒的欧阳清，多会被他所吸引，投入他的怀内的。

欧阳清和她到俱乐部赌钱，那表示他正闷得很，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可做。于是在赌台上玩儿把。欧阳清不在乎钱，不计较赌博的输赢，他认为这是种消遣，在赌钱中找寻乐趣。他看见命运如何捉弄人，不在乎钱的人偏偏赢钱，最在乎钱的常常输钱。

这夜他正和女伶玩得兴高采烈，玩到第二天的天亮，他的老朋友陈武找来了。似乎他们在赌场内找寻欧阳清，已有多次了。但这回在黎明后由革命党的秘密工作组负责人陈武亲自来找寻，使欧阳清觉得事情十分严重，而且紧急。要不陈武会派一部汽车来接他走，不会亲自出马的。

“唉！当我在大赢钱的时候，你总来打扰！”欧阳清皱紧眉头，不太高兴的说。

“老弟，还是跟我走吧！你已赌了一整夜，赢得很多了，可以停手啦！”陈武看看他身边堆积如山的筹码说。

欧阳清把筹码一推，推到同来的女伶面前，道：

“我送给你了！要是你不想独个儿玩下去，那么我送你回旅馆，再约日期来玩。”

“没有你在，我不想玩了！还是走吧！”女伶说。

欧阳清和陈武先送她回旅馆，再回到陈武的办公室内。

“这回又是什么事情呢？是不是世界大战爆发了？”

欧阳清轻松的、毫不在意的问。

陈武脸绷得紧紧的，说：“不要开玩笑！你听说过成吉思汗的‘神龙甲’么？……”

“那些破铜烂铁？我几年前去游百灵庙看到它在庙内，喇嘛把它当神器般的供奉着哩。”

陈武脸色更加严肃了，说：“别说它是破铜烂铁！这是蒙古人最崇拜的祖先留下宝物，现在失踪了！蒙古王爷大公们一口咬定是汉人偷的，要求把宝物交还，如果不还给他们，后果不堪设想！”

“是汉人偷的？……那小偷一定瞎了眼，头脑不清楚，才去偷这东西！”欧阳清摇头道：“这些破铜烂铁卖给收破烂的，我相信卖不到五十个铜板！”

“这是蒙古人精神所寄托的宝贝，不能用称斤两计算价值。”陈武说。

“为什么他们一口咬定是汉人偷的呢？”

“因为有人拿了这东西送到北京的厂甸的古物铺去求售，要价很高。古物店老板不要买。但这事却给新闻记者知道了，在报上刊出新闻和‘神龙甲’的照片。蒙古王爷大公拿了这份报纸，向政府交涉，要求归还宝物。如果不还的话，下月初他们将开蒙古王爷大公会议时，会激起公愤，闹出事来哩！”陈武忧虑的说。

“闹出什么事来？……难道蒙古人会杀进长城来么？”

陈武摇头道：“这倒不是。你是晓得的，有一部分蒙古王爷大公中间，受到日本人的煽惑，想脱离中国独

立。但也有一部分深明大义的蒙古人反对独立。这两派人争执得很厉害，双方势均力敌，所以还没有闹出独立的事来。要是证明汉人偷了他们祖宗的宝物，这将对蒙古人一个重大的刺激。主张独立的野心分子更加振振有词，妖言惑众，下月初的王公会议中，可能以压倒性的多数，通过独立的提案，自中华民族中分裂出去。这岂不是一大祸患？”

“那些闹独立的蒙古王公是另有阴谋，受日本人利用！”

“现在要击破他们的阴谋，唯有找回成吉思汗的‘神龙甲’，让他们煽动不起来。”陈武说。

欧阳清点点头，说：“你现在就是要我找这东西？”

“是的！我们已找了些日子了，也有不少收获。但是这‘神龙甲’现在什么地方，却查不出来，只有请人帮忙了。因为日子很急迫，这个月只有九天了，一定要在蒙古王公开会之前，把盔甲找回送还。”

欧阳清吹声口哨。“九天？……日子真是很紧迫！你先说，已调查得到什么收获呢？”

陈武给他一支香烟，点燃了抽吸，缓缓地道：

“你总知道，有个日本人叫川岛博士的蒙古通？”

欧阳清点头。他知道川岛博士，是日本著名的研究蒙古的专家，也是主持日本侵略中国的高级特务。他在蒙古的各种阴谋活动，就是写厚厚的数百万字一本书，也讲不完哩！

“这事情和川岛博士有关系？”欧阳清问。

“我确定这是他干的！”陈武点点头道：“自从厂甸发现有人拿‘神龙甲’兜售的事后，我们立即展开调查。向古物店查询兜售的人，经他们指认照片，这个持有成吉思汗‘神龙甲’出售的人，就是川岛博士！而把盔甲照片和新闻提供报社刊登的人，相信也是他。目的是让蒙古王公知道，宝物流落中原是汉人偷取的。如此激起他们的愤怒，使下次王公会议中，顺利通过独立的议案。这就是川岛的阴谋！”

欧阳清道：“现在只要找到川岛，就能找回盔甲。”

“川岛是找到了，但‘神龙甲’却找不回来。”陈武很泄气的说：“因为这位蒙古通博士死了！”

“死了？……”欧阳清双手合十道：“那真是个好消息。至少他不再在蒙古的王公之间兴风作浪了！”

“但他的死亡，却为我们带来无比的麻烦。”陈武道：“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发现川岛博士是偷窃成吉思汗‘神龙甲’的主犯，就严密调查他的下落，果然在上海发现了他的踪迹。在市区的郊外，川岛租了一幢环境优美的别墅式花园洋房，作为阴谋活动的总部。我们抓住了他，要他说出‘神龙甲’藏在什么地方，川岛坚持不肯说，那时上海日本总领事派人来了，强要领川岛走，我们没有办法，只好放了他。日本总领事把川岛送到虹口一家日本医院中，当天晚上就传出川岛的死讯。我们借着吊唁为名，去日本医院太平间观看，证实川岛

是死了！而由于他的死，成吉思汗‘神龙甲’的下落，更无人知道了。”

“川岛生什么病？怎么会突然死的呢？”欧阳清问。

“据日本医院的医生说，他是患心脏病死的。但我们自眼线得来的消息，川岛先生是切腹自杀的！”

“切腹自杀？……”欧阳清注意的说：“在日本，只有任务失败的武士，才切腹自杀，以示谢罪。川岛偷了成吉思汗盔甲，又把它秘密收藏起来，他不能算做任务失败呀？”

“日本特务机关不满川岛博士的原因很多。第一、他给我们查出找到，揭开日本野心家分化蒙古王公的阴谋。这是川岛工作的一大败笔。第二、是事情揭露之后，偷成吉思汗‘神龙甲’的是日本人，难以达到嫁祸我们的目的。第三、杀了川岛之后，‘神龙甲’将难找到，日本特务又可利用它，继续挑拨离间蒙古王公，产生分化作用。总之，川岛是给日本特务机关利用过的人，他们绝不让他活下去。”

陈武说到这里，顿一顿又道：“川岛死后，对我们找寻‘神龙甲’，确然增加很大困扰，不知如何下手哩！”

欧阳清想了一下，道：“这件工作绝不是川岛一个人干得了的，他一定有帮手吧！”

“是的，他有帮手，但当我们捉住川岛的时候，这些帮手全部溜走，一个也没有抓住。”陈武耸耸肩说。

“现在，我想去川岛住的那幢别墅式的洋房，仔细观察一下，希望能找到线索。”欧阳清提议。

陈武驾车亲自送欧阳清前去，到了郊外一座花园洋房前停下。这座屋子有很大的园地，种了不少树木，浓荫覆盖，透出墙外。洋房的外墙是红砖砌的，的确很幽雅美观。

他们进入屋内，有十多个人在工作，尽量找寻线索。

“你们有什么发现吗？……”欧阳清问。

陈武不住叹气：“我们是尽可能的搜寻线索。但是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什么成绩。”

他们在大客厅中很舒服的沙发上坐下来。欧阳清拍拍沙发的扶手道：

“如果这里是川岛的总部，那么那堆破铜烂铁，可能就收藏在这屋子里。”

陈武一阵摇头，道：“我们首先就是这样假设，在屋内展开地毯式的搜查，什么地方都没有放过。但经证实它不藏在这幢屋子内外。”

“……”欧阳清在屋内逡巡着，用他特别犀利的眼光观察一切，想找出别人没有注意的地方，再加搜查。但他失望了，陈武的手下的确查得很仔细，没有什么疏漏之处。

川岛博士在屋内逮捕的，并不是逃走，所以他的东西都留下来。正和其他饱学的博士一样，书籍特别多，但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著。现在一切都翻动过了，不

过不是乱翻，而是在有条理的翻阅下，找寻线索。

“如果屋内有线索，他们一定会找得到。”陈武很自信的说：“因为调来工作的都是有经验的专家，不会疏忽遗漏的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何必要我呢？”欧阳清耸耸肩笑道：“如果有线索，他们一定找得到，如果找不到，要我也没有用！”

“不是这样说！”陈武拍拍他肩膀道：“你和他们不同，他们只是用科学的侦查方法工作。但你是靠灵感的……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我的运气特别好？”欧阳清讥讽的说。

陈武笑笑：“也可以那么说！……”

事实上欧阳清这方面的运气的确特别好。有许多危险的场合，他之所以能死里逃生，化险为夷，都是靠着运气。也有时别人找不出头绪的案子，到了他的手上，就会突然明朗了，线索自然的出现。更特别的是当案子和一些美丽女人有关系的，他的运道就特别好。因为欧阳清对美丽的女人，特别有吸引力。

不过，在这件案子里，他有享受美女的机会吗？有心情和美女们厮磨玩乐吗？……

陈武和那些工作人员交谈，后来，他把一个中年妇人带到欧阳清身边来。她是负责搜查的干部之一。她说：

“一点线索都找不到。也许川岛是把‘神龙甲’埋

藏之后，才来到这里的。因此他留下的东西中，没有线索可以说明‘神龙甲’埋藏的地点。”

“我是见过那些破铜烂铁，体积不大，可以放在一个普通的箱子内。”欧阳清说。

“是！是！但盔甲是铜和铁制成，相当重！”陈武道：“因此不能由一个人当作普通一只皮箱般提了走，要用较强壮的人才抬得动，且还得用交通工具。”

“唔！这一点对我们有利。”欧阳清说：“川岛博士不论把它放在什么地方，都不可能一个人独自拿去，一定有人帮忙他。现在川岛是死了，但帮忙他的人没有死。只要找到他们就行。”

那中年妇人接口道：“很可能就是和川岛住在这屋中的几个人。可是，他们现在可能逃得很远了，而且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。”

“他们在这屋内居住期内，难道没有人见过这几个人？”欧阳清问。

陈武摇摇头道：“你看这里周围的环境吧！冷僻得很，你以为邻居会看见他们？”

欧阳清知道，最近的邻居要用望远镜才能看到这屋子里的人。如果他们不看望远镜观看邻人的习惯，那么就没有人见过这些人了。

“那么，你们怎么查到川岛住在这里呢？”欧阳清继续问。

“这是我们广布眼线的收获。尤其在日本人出入的场所，都有我们的人在监视。有一天，有人在虹口看见

川岛自一家日本饭店中出来，他对过照片，确认此人无讹，就暗中跟踪，找到了这里。于是派遣大批军警前来搜查，那知只遇到川岛一个人，其余的人早已走了。而且，我相信要是再迟一步，川岛也要离去。因为当我们进屋的时候，川岛正在整理行李。他准备返日本去哩！”陈武说。

“指纹方面又如何呢？”欧阳清问。陈武不住摇头，眉头皱得紧紧的，说：

“一切指纹都抹掉了。屋里找不到一个指纹，连川岛博士的指纹都没有。因此至少可以证明一点，就是这批人的身分可疑。他们不想别人知道，所以在离去以前，把一切指纹都抹去。……”

这真是一件棘手的案子。欧阳清走出屋外，从屋后的一条楼梯登上天台。陈武跟着他，好象欧阳清已成了他能解除困难的神了。

欧阳清在天台上四处望望，不错，附近没有很多屋子。最近的一间屋子，也远到仅可看见屋顶，就是拿望远镜来观看，也不一定看得十分清楚。

最近的这间屋，是座粉红色的洋房，欧阳清手指着它问：

“那边的房子，你派人去查问过么？”

“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每一条线索。”陈武道：

“早就派人去查问过了，但毫无收获，因为那边离这里太远了，不会看见什么的。所以去询问的人空手而返……”